

茅盾文学奖

《你在高原》是“一长长的行走之书”，在广袤大地上，在现实与历史之间，诚挚凝视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，不懈求索理想的一“高原”。张炜沉静、坚韧的写作，以巨大的规模和整体性视野展现人与世界的关系，在长达十部的篇幅中，他保持着饱满的诗情和充沛的叙事力量，为理想主义者绘制了气象万千的精神图谱。《你在高原》恢宏壮阔的浪漫品格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追问，有力地彰显了文学对人生崇高境界的信念和向往。

张炜

著

我的田园

「你在高原」

我的 田园

张炜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田园 / 张炜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3.4
(共和国作家文库精选本. 茅盾文学奖书系)
ISBN 978-7-5063-6895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72883号

我的田园

作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姜 琳

装帧设计:  合利工作室 | JOY+BONE |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ng@zuojiang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ng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50千

印张: 27.5

版次: 2013年5月第1版

印次: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895-7

定价: 35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自然，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。它计有十部，四百五十万言。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，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。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，跳动着同一颗心脏，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。

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，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。回视这部记录，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：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，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。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，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。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片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，因为记录者认为：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。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，这些人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。不了解这批人，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，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。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。

它源于我的挚友（宁伽）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受他们的感召，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。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，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、严密的计划：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，要无一遗漏，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，包括民间传说等等。当时的我正值盛年，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，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。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，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。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。

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，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。

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。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。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，我或许会畏惧止步。但我说过，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，用书中的一个角色的话说，即当时是——“茂长的思想，浩繁的记录，生猛的身心”——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。

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，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要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：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，不舍昼夜的二十年……

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，可对这一代，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。这是怎样的一代，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仍然是书中的一个入物，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：

“……时过境迁，今天它已经没有了，是的，显而易见——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。每到了这时候，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。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，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……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！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，这可是了不起的、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……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、做过了什么！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、理想和幻觉、自尊与自卑、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、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、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、自省力和综合力、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、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，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、吃进的食物，统统都搅在一块儿，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……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，一点都不需要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，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……”

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，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。因为我知道：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。究竟为什么？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入物说得那么豪迈——“占领山河，何如推敲山河”——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。至今，我及我的朋友们，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。

我的少年时代，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。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，每次回忆起来，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。

这十部书，严格来讲，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。

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？当然不是。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？当然不能。

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，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？连想一下都是亵渎。

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，它当然自有缘故，也自有来处和去处。

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

目 录

自序	1
----	---

卷 一

第一章

滨海之秋	3
契约	10

第二章

女教师	20
月下茫野	27

第三章

三口之家	35
出城	42

第四章

四哥	51
小鼓额	60

第五章

葡萄之夜	64
温煦的目光	68
狩猎	75

第六章

- 老驼 82
秋歌 85
深凹的眼 96

第七章

- 思念 101
米色风衣 108

卷 二

第八章

- 母与子 117
依偎 121

第九章

- 女园艺师 130
长筒靴 134
密谈 140

第十章

- 田园 146
篝火 153

第十一章

- 秋风起 160
吸引 165

第十二章

- 鼓额的家 173
信任 178

第十三章

- 沙丘 184
一纸密令 190
外祖母的故事 198

第十四章

- 血与沙 201
巨树 205
春天的哺育 209

卷 三

第十五章

- 泣哭 219
筋经门逸客 224
隐秘 231

第十六章

- 惶惑 236
疲惫与焦渴 241
秋诉 248

第十七章

- 外祖母和树 254
彩色的鸟 261
悔恨 265

第十八章

- 茂长的欲望 272
深夜 277

第十九章

- 就地十八滚 284
生离死别 290
珍藏 299

第二十章

- 落叶之秋 305
初探 310

第二十一章

- 中盅 316
有根的老人 323
乌鸦 329

卷 四

第二十二章

- 病卧 335
春天 342
血迹 347

第二十三章

- 人在旅途 355
帐篷之夜 360
红马 364

第二十四章

- 脚步与心音 369
山地 377

第二十五章

荒原 385

老煞神 391

第二十六章

与魔鬼订约 400

热城与古镇 407

第二十七章

遗弃的家园 415

母亲与水 419

飓风 424

附记 430

编后记 431

卷 一

第一章

滨海之秋

1

来此地定居的决定是三年前作出的。那时这里不过是东部平原上的一处残破园子，葡萄架东倒西歪，稀稀落落的几棵树也即将埋入荒野流沙。可是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记住了，并且再也没能忘记。那几年正是在东部山地和平原上游荡的日子，就像一粒种子渴望落地。而这里恰是我的出生地，记忆中儿时的那幢小茅屋离这片园子也不过近在咫尺——它们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华里。静下来想一想，好像几十年的游走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环绕着它、走向了它。这里仿佛就深埋了一块生命的磁石。站在园边放眼四望，满眼都是记忆中的景致：沙原和海岸，无边的灌木，被风雨洗白了海草屋顶的小房……这片园子在一处国营园艺场的附近，它与大海之间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沙丘链，是一株株碧绿的钻杨。

当时我心底渐渐泛起一个奢望：如果能拥有一片葡萄园多好啊，哪怕它只伴我十年二十年，也都是一件足以安慰下半生的事情啊！要知道当年我就是从这里走开的，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背井离乡，意味着漂泊。怪不得我要一次次归来，在这里前后左右地徘徊，原来这里真的埋了一块生命的磁石—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感到了它那绵绵不绝的、久而强韧的吸引力。

一个念想就像一粒种子，那次牢牢地植入了心头。最后我终于获得了这片园子。

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，我就把这里变了个模样。接着就是我所经历的最好的一个秋天了。那个秋天令我终生难忘——直到现在想起来还

有忍不住的感动。我生来第一次知道，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季节。真的，这种强烈而美好的感觉可能一生里只有一次。那时我觉得自己与秋天贴在了一块儿，亲昵得掰也掰不开。

整个葡萄园都在风中陶醉，原野上全是葡萄的香味。夜晚，我安憩在园子当心的那座小茅屋中，倾听露滴洒落的声音，别提多么惬意。多么好的秋天，我每天都在葡萄的香息中睡去。我的梦做得好长，我大概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好的睡眠……这里让我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工作节奏，过得那么充实。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算迟，我实在是一个幸运的人。我多年来设想或预计的那个未来，似乎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。

说起来可能有些巧合，离我的园子十余里外——穿过或绕过那个国营园艺场还有一个葡萄园，一个海草小屋就坐落在那个凋零的园子里，里面有不多的几株葡萄树和果树。所不同的是所有那些树木都老苍苍的，比如说葡萄树，藤蔓足有碗口粗——我努力回忆着，朦胧中记得小时候见过这样一片园子：它从几十年前就像无人过问似的，所有的葡萄树都无精打采；小屋门窗紧闭，偶尔出来一个眼睛都懒得睁一下的中年妇女……现在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，不知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女人。她长得怪模怪样，看人时总是一副冷脸。

那一次我听说这个女人会算命，就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请她算了一回。令我吃惊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切基本上都与她的预言吻合；至于更遥远的未来，那还需要时间去证明。

老太婆叫毛玉，人与名字相距甚远：粗胖健壮，说话粗鲁，有时能在生人面前毫无忌讳地吐出一串串脏字。她当时说，我会得到那片园子，并在里面过上三年安稳日子。

后果果然一切如她所言，我得到了那个园子并在里面安顿下来，过得充实而幸福。好时光总是很快，仿佛一晃就是三年。扳指算来，到眼下这个秋天正好是三周年整。预言的期限一到，好像什么都有点儿不对劲儿，中年人紊乱的梦境、时睡时醒的漫长午夜，都一股脑儿追到了这片园子里。而开始那三年除了香甜的夜晚还有幸福的午睡：中午醒来往窗外瞥一眼特别舒服，那些葡萄树好像正在冲着我微笑。不过今天，这一切可能真的过去了。我睁开眼睛，再也看不到葡萄树的笑容。许久没有看到城里的朋友了，我在荒原上独身一人——这天下午一觉醒来，突然心底泛起了一阵凄凉。在这片清冷的海滨葡萄园里，我听不见喧

闹，看不到往昔的伙伴。我一直躺在那儿，思忖着，倾听着，心里空空荡荡。直过了许久我才听到斑虎在远处吠叫，有人扣响了他的猎枪——是拐子四哥。远处还有人在呼喊，那是谁？一会儿又响起了呵斥的声音，我听出是大老婆万蕙。鸡格格叫着。有人响亮地打着口哨。

一切如旧，这个葡萄园不过像往常一样，正在度过它的又一个秋天。

.....

2

我虽然在这儿待了三年，因为忙碌也因为其他原因，与那个到处算命的毛玉见面并不多。我其实并不喜欢装神弄鬼的人，也不喜欢说话粗鲁的人。我后来知道她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太太，凭借一身绝技或其他一些谁也说不清的原因，成为海边上一个万事不求人的“自在人家”。所谓的“人家”，即指她有一处自己的园子，园子当中还有一座房子；“自在”，是说她过得无忧无虑。人这一辈子无论是居住在城里还是乡下，要想活得“自在”可不容易。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，人人都有一堆烦心事。而这个老太太却能在海边一座独屋中一生安居，吃穿不愁，心满意足，有时难免让人有点儿羡慕和好奇。她与我相同的是，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园子，都住在离大海不远的海草茅屋中。不同的是她比我闲适了许多：对那几棵葡萄树和果树几乎不管不问，实在需要干点儿什么了，就往小村里打声招呼，那时就会来人到她的园子里拾掇一番。余下的时间全是她自己打发：抽烟，酿酒，熬补药，做各种好吃的东西。如果有人转到茅屋那儿，她就给人看看相算算命，拉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一张大嘴不停地蹦出一些粗话，把荤故事讲得流畅自如。有人说她的好日子多少也来自这些故事和算命的特长：不少人喜欢她需要她。

我的园子除了拐子四哥夫妇，再就是从周围村子里找来的帮工，最忙的季节还要加人。闲着的时候拐子四哥偶尔也到毛玉那里去，他有一次从那儿归来就想纠正我一个错误，说那女人不叫什么“毛玉”，大半是“猫玉”。也许吧，因为她屋里的确养了一只肥胖油亮的黑白花大猫，

像她一样有了一把年纪，也同样是狡黠，生气勃勃。四哥对毛玉的评价是：这个女人能为大了。

他并没有解释她有什么“能为”，只是随口说了一句。我想那是指她坐享其成的本事吧。

我身上沉沉的，有些乏力。这种倦怠在过去是让我厌恶的。我一个人走在葡萄树阴下，尽可能不去惊动他人。在下午三四点钟的这段时光里，我透过一行行葡萄树往南遥望——那是园艺场西南边一点儿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几十年前也有一片不大的园子，园子当心也有一座茅屋，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。多么不可思议啊，我现在正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自己的童年……一遍遍想着母亲和外祖母，还有父亲和外祖父。他们的命运起伏坎坷，构成了一部悲惨的传奇。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男人——父亲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，不，直到今天，沉冤仍然未能昭雪。

我的思绪长时间停留在一棵巨大的李子树上，它就在当年的茅屋旁，让我一遍遍攀爬依偎。在树上，我会久久遥望南边的山影；下了树，我就缠着外祖母讲一个个故事……一切如在眼前，时光轻轻一晃，几十年就过去了。如今那个攀爬大李子树的人四十岁了，在这个秋天的下午正一阵阵莫名的惶悚，急于寻找依恋、爱护和关照。如果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迎面走过来，哪怕她不说一句话，只把手扶在我的肩头，静静地望我一眼，我也会涌出满心的感激。

葡萄马上全部成熟了。第一批葡萄就要采收。那些紫黑的颗粒真正是圆润如珠，我的那个朋友——酒厂工程师又要朝它们竖起拇指了……可是这个秋天好像太长了一点儿，这是个迟迟走不到尽头的秋天。

一只鹰正从空中俯视我的葡萄园。它会看到什么？一片宽阔的原野上有一片不大的、挺好的绿洲。它那么规整，茂盛，四周围了篱笆，白色的石桩葡萄架井然有序，像一排排站立的士兵。它的中间是一座古旧茅屋。茅屋四周是香椿树，是马尾松。它在荒原上显得这么孤单和高傲。那只鹰也许在心底发出了嘲笑——它嘲笑一个中年人走在自己的人生之旅上，一不小心就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圈套。

如果真是一个圈套，那么设置它的又是谁？是这片荒原上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吗？我摇摇头。真是荒唐。我在这个下午竟然变得焦灼起来，老想找一个埋怨的对象。小茅屋里就放了我的行李，它使我看上去就像

个匆匆过客，好像我随时都可以拎起来就走。

直到今天下午我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：我在这个茅屋里生活了整整三年。这三年好像一闪而过，什么也没有留下来，甚至也没有留下我期待的那种欣慰感和满足感。我当年从遥远的那座城市来到这里时，到处还是一片新鲜和陌生；可是今天我对此已经无动于衷。我想极力追溯三年前的那种激动、那种深深的眷恋……我从头仔细回顾这一切，从头咀嚼。

当年啊，一棵棵葡萄树为什么微笑？

阳光从葡萄叶隙里零零散散飘落到身上。我迎着叶隙望去，刺眼的阳光又让我闭上双目。“三四点钟，三四点钟，下午……”我自语着，品咂着这一刻若有若无的领悟。

我在一棵葡萄树下放慢了步子，离它越来越近。好像我第一次看到这棵葡萄树一样。多好的葡萄藤蔓，多么结实的藤蔓，粗壮有力，在春天和冬天被精心地修剪过，经过一个温暖的夏天，它饱含汁水；从暴起的褐色斑皮上，一根根细小的绿枝又抽出来，正沿着支架上的铁丝攀援。它的样子让我想起一种奇怪的舞蹈。一对对叶片相互眺望，流露出顽皮的神色：它们下边就是肥大的葡萄串穗，沉甸甸饱胀胀，往下坠着，像乳房饱含了甘甜的汁水，这会儿正急着哺育。它们哺育谁呢？我眼前闪现出一对水灵灵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……遥远、遥远的一个人……又一个人……一个稚嫩的、纯洁的永远牵挂着我的人。是她和他的眼睛吗？

所有的葡萄串穗都饱胀着，向着一个方向垂挂。它们的乳汁仿佛会在一瞬间喷射出来，溅你满身满脸。我不知怎么抬起了双手——我的手在阳光下清晰起来，它筋脉暴起，汗毛稀疏，粗糙不堪。手指像芋头皮。这双手如果按在城里人的脸上，他们会大声尖叫：“像砂纸一样！”我这会儿就用这“砂纸”打磨了一下自己的脸，然后把一个枯败的葡萄叶掐下来。我看到叶梗上汁水晶莹。我小心翼翼地揩掉了，像揩掉一滴泪水。

这个季节里竟然还有那么多葡萄花，它们小得像米粒一样，一串一串。它们慢慢也会鼓胀起来。当这个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它们将变成紫黑色的颗粒：这是一棵葡萄树所能结下的最后一批果实了，它们甘甜中透着微微的酸涩……